

東方藝術與西方藝術

編 續 庫 文 方 東

術 藝 方 西 與 術 藝 方 東

編 主 五 雲 王  
五 聖 李

念 年 十 社 雜 東  
刊 紀 週 三 誌 方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二一七七九)

東方文庫續編 東方藝術與西方藝術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

主 編 者

王 雲 聖 五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 海 河 南 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 海 河 南 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 海 及 各 埠

# 東方藝術與西方藝術

## 目次

- 明清之際中國美術所受西洋之影響……………向達（一）
- 中國美術在現代藝術上的勝利……………嬰行（六）

# 明清之際中國美術所受西洋之影響

向達

## 引子

自利瑪竇 (Mathæus Ricci, 1552-1610) 泛海東來，西方學術相繼傳

入中國。曆算格致哲理之學，先後崛起；以康熙爲極盛，至乾隆而始衰。當時遠西諸儒攜來彼中圖書七千餘部，<sup>(一)</sup>比之玄奘求經西竺，蓋不多讓；雖其書今不之知，然所成就，亦已燦然可觀矣。近世學者於明清之際西學，爲之表章，不遺餘力；至於

美術言者蓋寡。因摭中外學者之說，纂爲此編；起明神宗萬曆之初，終清高宗乾隆之季，凡二百年。所有此際中國美術與西洋之關係，俱就所知，爲之排比，著其流變。唯關於此題之文獻甚多，或以語文之隔閡，或以見聞之不周，僅能示其大略。世有方聞君子，起而正其闕失者，是所望也。

## 一 明清之際中西交通之梗概

歷史上至十五十六世紀，東方西方俱亟謀彼此交通：在中國則有明永樂至宣德時三寶太監七下西洋之舉，足蹟遠及於非洲東岸今意屬索馬利蘭（*Italian Somaliland*）聲威之盛，伊古以來所未有也。在西洋則一四九二年哥倫布（*Columbus*）發見美洲；一四八六年地亞士（*Bartholomew Diaz*）發見好望角；一四八七年柯維漢彼得（*Pedro de Cavilhã*）發見印度洋；一四九六年伽馬華斯噶

(Vasco da Gama) 抵印度南部之古里國 (Calicut)。自是印度洋諸島及印度沿海一帶歐洲人殖民其地者前後不絕。

一五一四年葡萄牙人阿爾發耳 (Jorge Alvares) 至廣東之三洲島，

五十六年彼斯得羅 (Rafael Perestrello) 至廣東，一五十七年安得勒德 (Fernão

Peres d'Andrade) 至廣州，一五二〇年並遣使者至北京。歐洲人之於中國，

自元以後，至是始又復通。(二) 自葡萄牙人至中國以後，荷蘭西班牙英法諸國，俱

相繼至，麇聚於廣東香山縣之澳門；沿海如漳泉寧波等處，莫不有此輩之踪跡，而

廣東一隅尤爲諸番薈合之地，文武官月俸，且多以番貨代；嘉靖間禁止通商，番舶

幾絕，公私因而皆窘。嘉靖十四年，葡萄牙人正式入居澳門（明史壕鏡）高棟飛

蔓，櫛比相望，閩粵商人趨之若鶩。其後廣州一帶，外人來商者益衆，於是十三行之

名因之而起。屈大均廣州竹枝詞云：(三)

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曠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

彭玉麐亦云：(四)

咸豐以前各口均未通商，外洋商販，悉聚於廣州一口。當時操奇計贏，坐擁厚貲者比屋相望。如十三家洋行，獨操利權，豐亨豫大，尤天下所豔稱。遇有集捐之事，巨萬之款，咄嗟可辦。

彭氏所述爲咸豐以前事，然在清初，情勢當亦不殊。此觀諸翁山竹枝之詞而可知也。當時十三行不僅以財富雄天下，卽其建築結構，亦若洋畫。(五)而碧堂尤爲世所稱道。(六)此中國之十三行，一稱爲公行者也。西洋如丹麥、西班牙、法、美、瑞典、荷、

英諸國，亦於廣州建立商館 (factory)。(七)

十七世紀時西洋教士自中國返歐洲，於中國情形多所陳述。中國載籍如大學中庸之屬，多譯成西文。(八)中國之耶穌教徒隨西洋教士觀光歐洲者亦復不



鮮，說者以爲杜爾克 (Turgot) 之經濟學說即頗受此輩之影響。(九) 而歐洲重農學派 (Physiocrats) 之學說，得力於中國思想者亦多云。(一〇)

## 二 明清之際之西洋教士與西洋美術

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 (一五五〇) 臥亞 主教聖方濟各沙勿略 (St. Francis Xavier) 謀入中國傳教，至上川島，不得達而病歿。聖方濟各逝後三年，多明我 會聖奧斯定 會及聖方濟各 會修士 間有至廣州 及福建 傳教者，爲時不久，即被驅逐。萬曆七年，耶穌會士羅明堅 (Michael Ruggieri) 至廣州。(一一) 後二年 (一五八一) 利瑪竇 繼來中國，而後中國之天主教始植其基，西洋學術因之傳入；西洋美術之入中土，蓋亦自利瑪竇 始也。萬曆二十八年利瑪竇 上神宗 表文，有云：

謹以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二幅，天主經一本，珍珠鑲嵌十字架一座，報時鐘二架，萬國圖志一冊，雅琴一張，奉獻於御前。物雖不腆，然從極西貢來，差足異耳。

利氏所獻天主像及天主母像，即為最初傳入中國之西洋美術品。伯希和（Pelliot）曾據姜紹聞無聲詩史之辭，以為利氏獻像之可考者僅此。姜氏之言曰：

(一三)

利瑪竇攜來西域天主像，乃女人抱一嬰兒，眉目衣紋，如明鏡涵影，踽踽欲動。其端嚴娟秀，中國畫工，無由措手。

姜氏所云天主像，實即聖母像，姜氏不識混而為一。明萬曆時顧起元亦及見利氏所攜畫像。顧氏曰：（一三）

利瑪竇，西洋歐邏巴國人也。面皙虬鬚，深目而睛黃如貓。通中國語。來南京，居

正陽門西營中，自言其國以崇奉天主爲道；天主者，制匠天地萬物者也。所畫天主，乃一小兒；一婦人抱之，曰天母。畫以銅板爲幃，而塗五采於上，其貌如生身與臂手，儼然隱起幃上，臉之凹凸處正視與生人不殊。人問畫何以致此？答曰：『中國畫但畫陽不畫陰，故看之人面軀正平，無凹凸相。吾國畫兼陰與陽寫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輪圓耳。凡人之面正迎陽，則皆明而白；若側立則向明一邊者白，其不向明一邊者眼耳鼻口凹處，皆有暗相。吾國之寫像者解此法用之，故能使畫像與生人亡異也。』攜其國所印書冊甚多，皆以白紙一面反復印之，字皆旁行；紙如雲南綿紙，厚而堅韌，板墨精甚。間有圖畫，人物屋宇，細若絲髮。其書裝釘如中國宋摺式，外以漆革周護之，而其際相函用金銀或銅爲屈戍鉤絡之；書上下塗以泥金，開之則葉葉如新，合之儼然一金塗版耳。所製器有自鳴鐘，以鐵爲之，絲繩交絡，懸於簾，輪轉上下，戛戛不停，應時自

擊鐘有聲，器亦工。他具多此類。

顧氏所記，較無聲詩史爲詳，且於西洋畫用光學以顯明暗之理，亦有所紀；（國朝畫徵錄亦及此事，唯無顧氏之詳，引見後綜論）故西洋畫及西洋畫理蓋俱自利氏而始露萌芽於中土也。又就顧氏所云察之，可知利氏東來，所攜美術品除天主像及天主母像而外，西洋之雕版圖畫亦隨之而爲中國士大夫所知，且其範圍甚廣，人物屋宇，一一俱備，固不僅此二像已也。顧氏又云：（一四）

後其徒羅儒望（João da Rocha）者來南都，其人慧黠不及利瑪竇，而所挾器畫之類亦相埒。

是知利氏而後，布教南都諸西教士多有挾西洋畫以俱者，流風所被，中國畫苑爲之興感，蓋亦有由矣。

利瑪竇所齎來之西洋雕版畫今不甚可知，唯程大約（君房）墨苑中收有

西洋宗教畫四幅，並附羅馬字注音。明代西洋教士攜來之西洋美術品，現存者當以此爲最古矣。四幅名目：一爲信而步海疑而卽沈；二爲二徒聞實卽捨空虛；三爲淫色穢氣自速天火；四則聖母懷抱聖嬰耶穌之像。並附以羅馬字注音解釋前三畫內容。此四畫俱爲利瑪竇持贈程大約者，大約以之刊入墨苑。顧起元所見利瑪竇攜來間有圖畫之西書，或卽有此類在內也。墨苑所刊之西洋宗教畫，民國十六年陳援庵曾假王氏鳴晦廬藏本景印行世，題曰明季之歐化美術及羅馬字注音，今將四畫複製以備參覽。陳氏於景印本卷末附一跋文，今爲節錄如次：

右西洋宗教畫四幅說三則，見程氏墨苑卷六下三十五葉後，未編葉數者書成後所增也。又利瑪竇贈文一篇，見卷三，自爲葉數，亦書成後所加。今所傳墨苑，有闕此圖及說者，有圖存而西洋字畫闕者，疑禁天主教時所削去。此爲通縣王氏鳴晦廬藏本，圖說皆全，實爲難得。墨苑分天地人物儒釋道六集，今書

面題曰緇黃者卽釋道合爲一集，而以天主教殿其後也。時利瑪竇至京師，不過五六年，而學者視之，竟與緇黃並；其得社會之信仰可想也。

明季有西洋畫不足奇，西洋畫而見採於中國美術界，旋之於文房用品，刊之於中國載籍，則實爲僅見。其說明用羅馬字注音，亦前此所無。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

著西儒耳目資，卽師其法，當時以此爲西洋人認識漢字之捷訣。其間偶有誤注，如以寶爲竇之類，則不可解也。

陳氏此跋，除正四庫總目以程大約與程君房爲二人之誤，及發汪廷訥坐隱弈譜所附羅馬字爲割裂墨苑而成之隱以外，於四畫本身無所發明。其後徐景賢君復著明季之歐化美術及羅馬字注音考釋，（一五）於墨苑宗教畫第一第二第三第

四諸幅所附諸拉丁字俱爲譯其大概，並疑利瑪竇進呈像及徐光啓聖母像讚所指卽爲墨苑所刊聖母像。徐君此疑，按之顧起元之言，可以釋然；徐光啓在南京所

見之聖像，(一六) 當即顧氏所見而進呈圖像又必非簡陋之雕版像利子進呈表文明言極西貢來，而墨苑中之雕版畫原本出自東方（見後）是可知利子進呈者，必非墨苑所刊也。

陳徐二家之跋文考釋，於此四幅來源，俱未道及。今按洛孚(B. Laufer)曾於一九一〇年發表中國之基督教美術(Christian Art in China)一文，討論程氏墨苑中之西洋宗教畫。一九二二年，伯希和作一文，論利瑪竇時中國之西洋畫及西洋雕版，畫以爲利子持贈程大約之原本，爲耶穌會尼各老修士(P. Jean Niccolao)之作品。(一七) 尼各老，意大利人，於一五九二年至日本，以畫教日本少年，後服務於長崎耶穌會士所設之畫院 (Seminaire des peintur) 墨苑中聖母像下方所附拉丁字末行作 in Sem Japo 1597 Sem 卽畫院之縮寫，而 Japo 卽爲日本之譯音；一五九七年，尼各老尙在日本。故此畫當爲一五九七年耶穌會

士據尼各老所畫雕成，利子得之，更以贈諸程氏耳。伯希和之言甚確，大足以補陳徐二家之說所未備也。

當時西洋教士攜至中國之西洋畫，於利瑪竇進呈之天主像天主母像及墨苑所刊利子持贈之宗教畫四幅外，尚有湯若望（*Jo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所進呈之圖像，黃伯祿正教秦褒紀其事曰：

崇禎十三年十一月。先是有葩槐國（*Bavaria*）君瑪西理（*Maximi lianus*）飭工用細緻羊鞞裝成冊頁一帙，綵繪天主降凡一生事蹟各圖，又用蠟質裝成三王來朝天主聖像一座，外施綵色，俱郵寄中華，託湯若望轉贈明帝。若望將圖中聖蹟，釋以華文，工楷謄繕。至是，若望恭齋趨朝進呈。

若望所進呈之圖像，後曾刊印行世，不知尚有傳本否。楊光先不得已中有臨湯若望進呈圖像說一篇，其引言云：（二八）



上許先生書後，追悔著闢邪論時，未將湯若望刻印國人擁戴耶穌及國法釘死耶穌圖像刊附論首。俾天下人盡見耶穌之死於典刑，不但士大夫不肯爲其作序，卽小人亦不屑歸其教矣。若望之進呈書像共書六十四張爲圖四十四；有一圖系一說於左方。茲弗克具載，止摹擁戴耶穌及釘架立架三圖三說，與天下共見耶穌乃謀反正法之賊首，非安分守法之良民也。圖說附於左方。

所附三圖爲第二十八圖天主耶穌返都像，第四十二圖耶穌方釘刑架像，第四十三圖天主耶穌立架像。若望原本今不可得，不得已所臨者，猶可以窺見一斑也。唯察此三圖，其中人物面容，以及第四十二圖中之長矛方天畫戟，第四十三圖之單刀，皆已華化，非復歐風，不若墨苑四幅之典型獨存。然墨苑作畫爲丁雲鵬刻手爲黃鱗，皆一代名家，而其書又備文房清玩，自當精緻可觀。不得已爲宣傳之作，所求